



世界各国媒体报道法轮功的美好

“近百名会议代表的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或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肿瘤；有的是在24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

这一段神奇的描述，出自一封感谢信，这封信是中国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一九九三年写给中国气功科学研究院的。随后在《人民公安报》上被郑重地提及，同时报道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率弟子，为近百名中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做免费治疗（图一）。因治疗的奇效，受到一致好评。为此，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专门致函中国气功科学研究院和李洪志先生，表示感谢。

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法轮功神奇祛病健身功效的报道，不止于此。中国《医药保健报》、《中国经济时报》、《羊城晚报》和《深星时报》等都曾做过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图二），报道了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16年以后，因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后，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报道在中国大

陆的媒体中已不见踪影，但是放眼国际媒体，十多年来，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报道，却常常展现在人们眼前。这里仅挂一漏万提及几篇。

瑞士最大超市集团经营的《Migros》杂志，在2004年11月2日报道了Marille Pun（图三）因常年超负重的律师工作而身患“纤维形骨髓炎”，通过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的故事。她说真正说服了她的“是法轮功的法理：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修炼，并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这套功法使得你心态平和，内力增强，使得能量流贯通你的全身。”

匈牙利的赫瓦斯（Tibor Horvath）在经历多年的背痛，以及胯骨、膝盖和脚踝酸痛之后，通过修炼法轮功简单易学的功法，使他完全从这些疼痛中解脱出来了。赫瓦斯的幸福经历登载于《布达佩斯太阳报》（The Budapest Sun）2007年5月24至30日的健康特刊中。

2009年5月13日《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报道（图四），印度的琪茶（Chitra），把法轮功介绍给附近八十多所学校的师生，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学生的行为变好了，他们的注意力也能持久了，校长很高兴。在印度虽有许多宗教导师，但琪茶认为，“法轮功的修炼和别的完全不一样。那些修行人去听那些导师演讲时觉得很好，但是回到家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但修炼大法的人，都会感到从内心根本上的改变，我觉得本

质上的改变是由内而发的。”

2012年6月15日，丹麦电视台TV2采访了丹麦法轮功发言人班尼（Benny），班尼指着在宁静中打坐的同修们说：“我们的这种平静是来自内心的深处，无论面对怎样的问题和麻烦，都会因此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不去向外看，指责别人。”电视台记者的心被触动了，她由衷地敬佩说：“你们是人类的未来！”

当法轮功出现在各国媒体上的时候，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永远是一个亮点。其实，这个亮点，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就已经现诸报端了。

1997年3月17日，中国《大连日报》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道古稀老者盛礼剑，因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路1100多米。

1998年2月21日，中国《大连晚报》报道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袁红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

1998年3月30日《北京日报》报道一名法轮功学员，向科技界捐款18万元而不留姓名。

法轮功，他绝不是以祛病健身为终极目的的一种气功，他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也叫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传出以来，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和道德水准、稳定社会，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文／海楼）

话要从九六年说起。我家五口人，我上高三，弟弟上小学，妈妈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位没有劳保的年迈奶奶。当时只有爸爸每月350元工资来维持生活，家里虽然清苦，但很快乐。九六年，大学都已开始并轨了，学费由每年的几百元变成了三千元左右，对于我家来说，根本付不起。爸爸急在心里，偶然的机会，他辞了工作，与我舅舅合开了一个工厂，爸爸出技术，舅舅提供资金。

筹备了一段时间，工厂就这样办起来，也开始步入正轨了。爸爸为人正直，老实，善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新生的工厂中了，也把这个内弟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一样，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技术都和盘托出了。舅舅学到技术后，就想把我爸一脚踢开，用各种办法对他发难，逼迫爸爸走投无路，只好退出那个付出全部心血没开几个月的工厂。这时爸爸的状态很可怕，一天说不上几句话，脸色发黑，经常

爸爸打消了复仇的想法



看到他准备刀、绳子、汽油之类的东西，这时我妈妈五十多岁了，不得不到工地打零工维持这个家。同时我马上要高考了，只要我一到学校，我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担心爸爸在我上学时会做出傻事。一想到这些我就放声大哭，老师与同学了解情况后都非常同情我家的遭遇，老师特许我回家复习。后来我就天天守着我爸。

没过几天，我的姑姑拿了两本书给我爸看，《转法轮》和《修炼故事》，爸爸看了两遍《转法轮》，我看了很多遍《修炼故事》，我感到：炼法轮功的人就好象初中课本《桃花源记》中的人一样，善良、

真诚、友好、童叟无欺。爸爸从此变化可大了：脸也不黑了，爱说话了，也有笑容了。当时我家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同时也知道发生这些事背后的原由。再后来我与爸爸参加了炼功点上的学法，爸爸在谈心得体会中说道：如果没学法轮大法的话，我姑娘高考后，我家就会家破人亡。他就把他的复仇计划说了一遍。听后我激动得哭了，真不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学法轮大法以外，还能有什么能改变人心了。这泪水是感激的泪水。

说来也巧，学法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正好与我的舅舅碰个正着，我吓坏了，不知会发生啥事。我爸却主动与他打招呼。过后我问爸爸：恨他吗？爸爸回答：“也许上辈子，我害过或伤害过他，这下我全都还了。”（文／广东东莞 长虹）◇

最困难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帮了我

〔青岛来稿〕我是青岛的一名厨师，今年三十五岁。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在济南老火柴厂附近开饭店，当时我店所在的位置正准备拆迁，所以店员基本上都走了，我也在联系房东交房搬走。

一天我和店员小白闲得无聊，就随便打牌消磨时间。可一会儿功夫就来了三个“110”巡警，他们以赌博为由，把我俩抓进派出所，没收了我兜里的两千多元钱和价值一千多元的手机。第二天又把我俩关在济南飞机场周围的一个拘留所，大热天的逼我们在外面干活。因为当时我穿着拖鞋，可干活时不准穿拖鞋，还要我交每天二十多元的生活费，不交生活费，每顿饭给的就是一个鹅蛋大的馒头。那时我才二十四岁，正是能吃的时候，还得干活，吃这点饭饿得不行，可我的钱和手机都被抢走了。

就在我困苦交加的时候，一块被关押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大姨，她们凑钱帮我交上生活费、买鞋及全部生活用品，我真的很感激她们，可我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大姨帮了我，这可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

因为当时家里人都知道我要回家，可是连着一周的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父母都要上济南去找我了。后来我跟家人说起这事的时候，奶奶特意嘱咐我：当时电话联系不到你的时候，我跟你妈就怕你被黑社会给害死了，就经常掉眼泪，现在你回来了，我们都高兴，你可别忘了那些帮助过你的人啊。我答应着。



图：一九九八年八月份，来自青岛、潍坊、即墨、平度、莱阳、栖霞、海阳等地的四千五百多人在山东省莱西市体育馆内举行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整个体育馆内座无虚席，会场充满了祥和、慈悲。

二零零六年，干弟兄找对象，媳妇是炼法轮功的，干爸不同意，害怕将来受连累。我听说后就去找干爸：“炼法轮功的都是些好人，你可别错过这样的机缘，这个媳妇将来会孝顺您俩老人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遇到的事。这样干爸同意了这门亲事，后来干爸可没少说感谢我的话，说当初幸亏听了我的话，还说这个媳妇打着灯笼也难找，村里的人都说他们家有福。

现在，我的朋友、同学、客户中，有好多人是炼法轮功的，这些人都是很好的人。◇

法轮功学员自述在本溪劳教所遭到的迫害

二零一零年七月，听说盘锦市小庄子某个组的人从来没看过真相资料，就过河去送真相资料。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村支书构陷给荣兴派出所，被公安在我零口供的情况下非法送我到本溪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我悟到劳教所不是我呆的地方，就在去年大年初六扫雪时出走，被追回后非法加期一年并被非法关小号十四天。

后来劳教所给我隔离，让我上六大队，正赶上本溪市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在本溪劳教所非法给本溪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辽阳“碰匙”诈骗犯贾春力诽谤大法，用下流的语言污辱女性法轮功学员，我给他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他就到处构陷我，还把我帽子上写的

“法轮大法好”和“退党团队保平安”举报给每天都打人的警察王盛科队长，三月二十八日晚八时王盛科队长用警棍在我头上打了二十多分钟，并给我非法关小号。

劳教所所长乔红权知道我在劳教所讲真相，就让管理科郑凯科长带着辛强、于永贵、刘成武、王雪、孙龙、许贵宝等六名劳教给我上抻床抻了十四天，我讲真相、背法、唱大法歌曲，到七天时他们把我放了下来。

劳教所所长乔红权知道我没转化的消息，就让恶警们把转化我当作政治任务，又迫害我、抻了我七天，这次不是简单的定位。辛强，于永贵每天紧一遍绳，到第六天我用正念把手铐都挣开了，他们又重新焊上，到第七天我的脚都肿得黑紫，就这样他

们逼我写下了所谓“三书”。他们还说不放心、怕我“自杀”，到晚上就给我把手脚绑上，又绑了十天才把我送到法制大队，我的脚和腿伤了，到本溪市三院检查开药治疗四个多月才治好，他们怕我家人知道就四个多月没让我和家人接见。

随后八月份我发现胸部有硬块，到三院检查和到金山医院复查都说是水肿。这是迫害我的后遗症。

本溪劳教所所长乔红权、政委梁钟瑞等警察不只是迫害我，在“十一”前夕，还让管理科和法制大队警察、三大队、六大队的部份劳教人员，集体迫害本溪市法轮功学员刘仕业、邬均成、铁岭市法轮功学员郭志权、康平县法轮功学员叶延东，把他们四人每天一个拖上抻床，用电棍电，逼他们“转化”，写揭批材料。（文/孙文庆）◇

辽宁省瓦房店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先后有十余名法轮功学员（寇建华、宋月刚、李富春、李国升、王淼、谭开宇、邵大为、谭新宇、王天宇、张光亚、吕金宇、从明）被瓦房店监狱集训队迫害。

法轮功学员宋月刚身体不好。二零零三年刚到集训队，宋月刚就因盘腿打坐，被狱警严管，戴脚镣，狱警不顾他的身体状况，给他戴重镣。天天强迫坐面积只有黑板擦大小的“严管凳”。每天早上严管队集体上厕所时都可以看到他。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农历腊月廿六）法轮功学员费剑川、高辉、薛兴龙、孙延明、赵成林、张亮被送到集训队。

法轮功学员赵成林，二零零三年二月五日（正月初五）早上出工时，过监狱中心岗找监狱领导反映情况，被犯人抓住，拳打脚踢，眼睛上眼皮被打了个口子，被送严管，坐严管凳。法轮功学员寇建华因在纸上写了“真、善、忍”被恶警杨运江打嘴巴子。张亮因在囚服上写“法轮大法好”、“打倒共产党”被恶警杨运江规定不许活动，只许在座位上干活，

还不让洗衣服。张亮高度近视，在本溪看守所干手工活，因过度用眼被迫害成“双眼视网膜裂孔”，如果双眼再过度劳累可造成双目失明。张亮刚到监狱时就和恶警宋禄军、杨运江说明了情况。他们还是让张亮干手工活。杨运江还说“眼睛瞎不瞎不管，死不了就行”。有回晚上值夜班的犯人闲着无聊，在法轮功学员张亮身上抓虱子。早上就和别的犯人说，昨晚我在张亮衬衣上抓虱子，光上衣就抓了一百多个，再多我就不数了，数不过来了。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瓦房店监狱成立直属二监区。此监区专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集训队全部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调往直属二监区。

能记住的法轮功学员名单：

寇建华、宋月刚、路国赞、许志斌、张光亚、孟勇、赵成林、张亮、刘方旭、陈鑫、王长顺、费剑川、李富春、李国升、谭开宇、谭新宇、王天宇、王长顺、吕金宇、邵大为、李军、王淼、余锐、孙延明、张春铎、高辉、李尚荣、薛兴龙、从明、王洪斌、张德、杨国谦、申海龙、魏志义、徐兆斌、苗俊杰。

本溪市法轮功学员于立新被绑架 摔成重伤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本溪市法轮功学员于立新，在交纳水费的路上，被明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恶警跟踪、绑架，并被转送平山派出所。在派出所的二楼，于立新突然晕倒，从二层掉到一层，不省人事。恶警不甘心，把于立新抬到市公安局，后来于立新醒来，喊腰疼，恶警们才把她送到本钢总院。经医院检查，确诊于立新腰椎二、三节骨折。恶警们还在绑架于立新过程中，抢下她的家钥匙，非法进入于立新家中进行抢劫。共抢走电脑一台、手表一块和存有一万块钱的存折一个。

于立新在医院治疗的费用都是家属支付的，派出所警察妄图推脱责任。于立新家人正在准备逐级上告这起派出所恶警绑架、伤人案件。

在于立新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局已为于立新支付了4万元医疗费，于立新已于七月九日在本钢总院做了手术治疗。

**本溪市公安局平山派出所电话：0414-2891029
明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杨少君 电话：0414-3843156
手机：13941439886**

中共高层销毁密件说明了什么？

据一位供职于大陆一家金融机构的人士披露，其所在单位自上而下传达文件，要求近期将所有中央下发的密级文件统统删除或销毁，并且要求各级金融机构要将清理结果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逐级上报上一级金融机构。据悉，近年来，中共下发的各类文件以迫害法轮功为内容的居多。

中共党内的密级文件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据大陆这位知情者向海外记者透露：中共近日已经开始清理一些加密文件，蓄意销毁罪证，为日后被审判准备后路。

这是继几年前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下密令紧急内部收回自1999年非法迫害法轮功以来下发过的一切相关文件及资料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毁灭证据。这与二战后期，日本和德国战败前销毁证据如出一辙。此举证明了中共的罪恶被清算的日子即将到来。◇



【明慧网】我丈夫原是我们主管局的干部。有一次他参与调查我们同系统的一个单位（我们的兄弟单位）的一件事情，并如实地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得罪了那个兄弟单位的领导。不久，那个领导调来我们单位当了我的领导。这位领导经常在他人面前说我的坏话，

给我穿小鞋。人家一看领导对我都这样了，哪敢跟我靠近。有时我随便说的一句无关的玩笑话，也会被人家添油加醋地汇报到他那儿，作为他打击我的把柄。一次他在职工大会上大声地说：“……有能耐你调走啊，待在这儿干啥呀？大门都敞开着呢，我买几串鞭炮欢送你出去！”谁都知道领导是在说我呢。他成了我心目中的“敌人”，我也常在背地里骂他“小人”、“鸡肠子肚”等等的。我只有忍气吞声抹着眼泪跟丈夫诉苦。

后来，这位领导因经济等问题被关进了看守所，又被判了刑。想到他干了那么多坏事，自己也被他欺负了七、八年，还真幸灾乐祸的。

当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看着他那浮肿而又苍白的脸，往日的风光早已不在。想到世人在无知中造着业，又在痛苦中偿还着业债，心中不禁升起怜悯之心。我热情地邀请他到医疗室坐坐，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并向他介绍了《转法轮》以及我修炼以后身心所发生的变化。他感慨地说：“看得出你是真诚的，我谢谢你啦。你炼了法轮功真的变了。”我想是啊，我是变了，是大法使我心的容量扩大了。

不久，听说他儿子要办喜事。想到他现在是个落难之人，也托人把红包送了过去。婚礼那天，当我以真诚的笑容出现在酒店门口时，这位从前的领导快步走下台



不要教坏我！

【明慧网】2012年7月29日，香港三十多个团体发起反洗脑教育大游行（上图），许多家长带同子女出席，不希望下一代接受中共的洗脑教育，要求当局立即撤回所谓的国民教育科，有九万人参加游行。

所谓的“国民教育”，就是歌功中共的洗脑教育。

手抱两岁女儿参加游行的钟先生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不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以为一党专政是好的，也不希望她以为六四事件没有死过人，不希望她以为共产党等于中国。”他说，“最反感的是，这是共产党宣传自己的一个节目，它们不说真相，我怕我的女儿以后不知道真相，不知道历史，不懂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懂得分辨是非。”他希望任何这种形式的“国民教育”不仅不要在香港推行，全中国都不要推行。

中共的精神洗脑是在幼儿园时期开始的，一进幼儿园就被灌输“爱党、党妈妈”教育，小学课本的造假，孩子从小学习的是“假英雄”、“假事迹”、“假情感”，更让人忧心的是，中共邪党还对这些天真的生命灌输仇恨教育。

如被称为“世纪谎言”，用于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不但被印在小学课本里，欺骗孩子，还把这一谎言拍成电影，强制中小学生以学校为单位，人人观看，还要强制学生写观后感。

居心叵测的中共为了迷惑孩子们，还特意安排十二岁的“刘思影”（最终被中共杀害灭口）成为主角，让分辨是非能力不强、还不会独立思考的孩子们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



图片解说：央视“自焚”节目中的穿帮情节。央视记者在采访严重烧伤的刘思影时竟然不穿无菌衣，刚刚做完气管切开手术的刘思影竟然能马上讲话、唱歌，完全违背医学常理。

阶，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高兴地大声说：“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从那以后，他要有事到单位里来，大多会找我聊上几句。我对他不再有怨恨的心，看到他也感到挺亲切了。◇